

飘在乡间的童谣

■赖瑞禹

泉州一带的儿歌很亲切,很抒情。歌谣中那俚俗、谐谑的成分,那鲜嫩、明朗的情调,像深山莽林里的金橘仔,如飘在野地灌木丛间的蜂王浆,又似黄昏时村落升腾的一缕缕炊烟,很曼妙,令人向往。

感人的歌谣留给人的记忆总是长远的,一经提起或听人哼唱,一股暖流便涌上心头。《天黑黑》《月光光》《天上一块铜》《过年歌》《递递瓜》《团儿呜呜睡》等许多童谣的曲调已存进我的记忆深处。

孩提年代,出外打工的人极少,村头巷尾很热闹,人气盈足。入夜,村里许多人便聚到村中心,这里原是土地庙,一个连地基都没有的旷地,比别处多几块光滑的石凳。人间四月天的晚上,湛蓝的池水荡漾着一个月亮,晚风吹来阵阵的惬意。在这里,老阿公望着夜空,望着月亮,抚摩着虎头虎脑的小孙儿,动情之时,便脱口而出:“月亮月光光,起厝天中央,田螺做水缸,蟋蟀做眠床,蟑螂做大堂。”

仲夏,山雨欲来,天气闷热,野际虫豸嘶叫,耳畔便响起那首耐人寻味的《天黑黑》,《天黑黑》是久唱不衰的童谣,乡间同题曲儿不少,最出名的要数红遍海峡两岸的《掘芋歌》。奶奶哼歌的声腔是那样乐感十足,韵味无穷,如《相牵手》“相

牵手,好朋友,吃土豆,配烧酒,烧酒仙,走路空空颠”,那戏谑的表意让人感到孩童的没心没肺,想什么说什么,思绪似柚子长在黄瓜架上,又似无主题的番儿曲,这些童谣都明显地散发着一种浓浓的乡土味。应该说,我在奶奶的怀中听了许多曲儿,受到最初的文学熏陶。

“初一早,初二巧,初三吃饱饱,初四有棵食,初五出外,初六浇肥,初七煮七宝,初八备金(纸钱),初九天公生,初十炒芋丸,十一请女婿(被女婿请),十二查某儿(女儿)倒来拜,十三吃稀饭配芥菜,十四涂纸灯,十五上元暝(夜),十六相公生,十七债主要讨钱,十八老翁媪打了归半暝(夜)。”《过年歌》以一种直白和浑厚的语气将乡间一家人的伪装揭露无遗,老两口爱面子,张脸皮,借钱过节,虽然风光几天,却时移境寒,陷入困顿。

那细窄的田埂,那曲弯逼仄的山道石径上,遗落了许多俚歌小调。我以为,童谣是人类最纯洁最率直的文化遗产,它有主题、叶韵,不晦涩,不含糊,不遮掩,谁都能自如地理解,谁都能随兴哼几曲。这些童谣表意干脆不绕弯,表现的人间百态简单纯净,一切至理附在平凡的小事中,人的思绪可以沿着一条简明的路径深入事物的本真,我们会蓦地发现生活原来这么简单、这么明净呀。

单车若马

■王诗炳

单车若马,系在我青春的檐下。敲响车铃,声音清亮,恰似马儿的嘶鸣。

单车又叫“自行车”“脚踏车”,没人在意它的由来。青春的时光里,村里的土路大多坑坑洼洼,车轮碾过碎石,颠得人屁股发麻,可母亲总说:“这是咱家的马,能驮日子。”于是,车梁上绑过柴火,后座驮过我,车筐里装过母亲赶集买回的油盐酱醋;甚至车铃声一响,便是乡村的归家讯号。

稻香四溢的时节,我们闻鸡鸣起床,带上农具,跟着父母的脚步走进自家的农田。收割、脱粒、装袋,工序井然。母亲吆喝道:“趁着这日头,抓紧把稻谷运回家晾晒。”望着父母忙碌的身影,我瞥向一旁的单车,像看见一匹静待出征的骏马。母亲心领神会,将一袋稻谷稳稳地搁在后座上。我左脚踏在踏板上,双手轻扶车把,像和老朋友相握,随即右脚轻轻离地,潇洒跨上这“座驾”,出发!

车轮碾过田埂,稻穗擦过裤脚,链条转动的声响顺滑如马儿的蹄声。一趟、两趟、三趟……可我毕竟是第一次骑车运稻谷,终于在一趟刚出发不久就翻了车,摔了个狗啃泥,脸和手臂都刮得生疼。父亲见状,赶忙搁下手头的活儿,快

步走来,缓缓将我从地上扶起,一边轻轻揉着我的身子,一边连声问我疼不疼。确认我没事后,他拍去我身上的尘土,扶正车子,我便再次踏上征途。

一年里总有些日子,单车的链条伴着清风、鸟鸣,丁零作响。绿杨的枝影摇曳拂过车身,如时光垂落的鬃毛。后来我骑车去镇上读书,母亲会在车铃上系一缕红绳,车辙沿着村路、桥头,向望不见头的公路不断延伸。日暮归家,我归心似箭,车行如奔,待到家门口才放缓速度,按下车铃,母亲往往循声赶来迎接。骑单车的少年,穿梭在晨曦与日暮的光晕里,恰似骑一匹自由的骏马,去追风,去赶月。

好像每个少年的青春里,都有这样一辆单车。它是远方的气息,也是脚下的路;是年少的莽撞,也是温柔的护送;是成长的图腾,也是岁月的馈赠……

单车若马,策马奔腾,未必是奔赴荣华富贵,更多时候,是穿越狂风骤雨,跨过沟沟坎坎。这份潇洒,不是未经世事的天真,而是见过生活的真相后,依然选择热爱生活的坚定;是明白人生有苦有乐后,依然愿意与身边人并肩同行的坦然。

这世上,车马若川流,幸有这一辆单车,在我生命里辘辘不止。



■徐岚

飞机舷窗外,成片的白云连绵不绝,软软糯糯,像极了昨日里那份素未谋面,却又并不陌生的暖意。

从记事时起,我耳边便总萦绕着一句话:你是被爸爸妈妈抛弃的孩子。长大后,心底的执念愈发浓烈,总想探寻自己的来处,知晓根在何方。那些与我流淌着相同血液的亲人,是否曾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,想起过这个一出生就被送走的孩子。

今年暑假,养母轻声告诉我:“你的亲生父母找过你很多次了,我怕你难过,一直没敢说。如今你的亲生母亲病了,你若想去看看,我陪着你。”那一刻,我竟手足无措,心里翻涌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,有怨恨,有期待,有纠结,更有忐忑。

后来某天,我忽然想通了:能相见时好好见一面,总好过日后想见,却只剩终生遗憾。于是我当即订了机票,鼓起勇气,踏上了这段未知的寻亲路。亲姐姐、姐夫和妹妹专程来接我,初见时难免生疏,只一眼便瞧见他们脸上刻满的岁月沧桑。万幸此行有丈夫相伴左右,我心底多了份稳稳的踏实,才不至于陷入无措的尴尬里。

到了他们家,一间狭小昏暗的屋子里坐满了人。破旧的沙发上,两位白发苍苍、头戴旧帽的老人佝偻着脊背,静静坐着。见到我,他们神色平静,父亲匆匆看了我一眼,便沉沉地低下了头;母亲始终一言未发,目光却频频落在我身上,像是要把我的模样深深印刻在心底。没有影视剧里认亲时的泪眼婆娑,我们只是安静地吃着饭,兄弟姐妹间的交谈,带着

几分客气,又藏着几分难以言说的自然。

饭后,妹夫提议去街上走走消食,正合我意。一路上,家人特意把最善言谈的妹妹推到我身边,不由分说将我的手牵在一起,让我们并肩慢行。就这样,我们聊起了彼此的过往。妹妹说,打她记事时起,父亲就因身体原因无法劳作,全家的生计都压在母亲一人肩上。大姐十三岁便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贴补家用,二姐随后也跟着出去,兄妹几人的心愿,都是合力供大哥读书,盼他能有出息。这几年,父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,今年开春,母亲又查出了癌症,几番住院化疗后,医生也只能建议回家静养,靠药物缓解痛苦,静待命运安排。妹妹还说,母亲总念叨,这辈子最亏欠的人,就是我。她总会安慰母亲,把我送出去,至少让我有了读书的机会,如今的日子也过得安稳顺遂。

可谁的人生又真正轻松过呢?他们不会知道,被送走的我,养父母早早离异,我跟着养母一路颠沛流离,辗转他乡;他们不会知道,年少时身在异乡,我常被同学欺负、旁人嘲笑的酸楚;如今拥有的一切,都是我熬过无数挑灯夜读的日夜,在汗水与泪水里,一笔一画奋力打拼出来的。

走着走着,母亲也跟了上来,我依旧没能先开口与她说话,她只是淡淡笑着,缓步跟在我们身后。晚饭吃到一半,母亲说身子难受得厉害,姐妹们熟练地将她搀扶到床上,细心喂她服下药。这时,妹妹才详细地和我说了母亲生病后的光景,医生说母亲活不了多久,万幸如今已然熬过了半年。我心头陡然涌上一阵庆幸,幸好我来了,幸好没有错过,没有只留遗憾。

入夜,我们要告别返程,母亲挣扎着起身,默默地站在门口,依旧没说一句话。我转过身,轻轻抱住她:“妈妈,我们回去了,你一定要好好的,照顾好自己。”她紧紧回抱住我,声音哽咽:“儿啊,下次,一定要带着孩子们一起回家。”那一刻,积攒了半生的泪水,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。返程的路上,姐姐和姐夫送我们回酒店,姐姐说,母亲近来大多卧床不起,极少下床走动,当日因为我的到来,满心欢喜,下午才执意要跟着我们出门走走。

缠绕心头几十年的心结,竟在这一天彻底解开,归于释怀。大哥对我说:“兄弟姐妹,有今生,无来世,一定要珍惜眼前人。谢谢你百忙之中肯来见爸妈,他们打心底里欢喜,也满心感激。”我红着眼眶回应:“该说谢谢的是我,谢谢你们,从来都没有忘记,还有一个我。”泪水,再一次模糊了双眼……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